



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·星书系

中短篇小说集

好日子万万年

王树兴 著

作家出版社

好日子万万年

非外借



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·星书系

中短篇小说集

好日子万万年

王树兴 著

作家出版社

好日子万万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日子万万年 / 王树兴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9. 9

(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. 星书系)

ISBN 978-7-5212-0684-5

I. ①好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81189号

好日子万万年

作 者: 王树兴

总 策 划: 刘仁前

责任编辑: 向 尚

装帧设计: 王汉军

书名题字: 王 干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.com>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181千

印 张: 13.5

版 次: 2019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684-5

定 价: 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绘者：李友军

王树兴，江苏高邮人，现旅居北京、扬州等地。小说家，畅销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其作品以风趣的故事讲述、传神的人物塑造、绵密的叙事肌理著称。已出版《国戏》等三部长篇小说，两部在国外翻译出版；中短篇小说八十余万字刊发于各大文学期刊，收入多种选本，获得多种奖项。

近些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多刊发、转载于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文学刊物。《那年夏天》被列入“里下河文学流派经典小说”。

以此致敬小说大师汪曾祺

——题记

目 录 *contents*

那年夏天 - 1

沐浴 - 44

移风易俗 - 62

重归苏莲托 - 112

好日子万万年 - 153

无底洞的底 - 169

那年夏天

1

夏季即将来临的特征，在正格的眼里是妈妈开始不停地买回来鸭蛋，三五个、七八个，用坛坛罐罐腌上，标上日期。妈妈从菜篮子里面往外拿鸭蛋时，正格会有点紧张，怕她再说出什么招惹老王的话，去年她买了蛋回来，在手掌心托着一枚说：“这蛋颜色多好，绿淋淋的，太像河水的颜色。”老王立马就火了，说要一脚踹过去踢翻菜篮子。老王真的会这么做，正格见过一次，他下劲地用脚踹，篾子编的菜篮子踩扁了以后能弹起来，他便越发生气，下劲踩，非踩烂了不可。

老王对即将来临的夏天有一触即发的怨气，有像梅雨一样绵绵不息的惴惴不安，这段日子里他的眉头总紧锁着，双眉间有一团硬结。妈妈不停地警告正格，要他离父亲远点。还有更重要的，提醒正格不要在他面前提到河，最好连水字也不要说。好在这个季节里老王会很快地投身于他的工作，造纸厂草库收麦草是一年中的大事，割麦之前他这个消防队长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

平时里妈妈会给正格一些警告，算是家教。通常都是什么事不

能做，什么话不能说。正格每每很不耐烦听这些，但他不顶嘴。妈妈最反感正格称父亲为老王，说他没上没下，没大没小，扬言正格再在她面前这么叫，就要撕他的嘴。妈妈从不动手打正格，一个指头也没对他伸过，她只是嘴上说说，不像老王嘴到手就到，而且打得很狠、很重。她知道十三岁的正格已经是根犟骨头，他自从父亲从家里牵走那头叫赛猫的狼狗，就再也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，小孩子会记仇，她没有想到正格记这么深，都四年了，九岁起就开始这么叫，一直不改口。有一次在饭桌上他一声“老王”脱口而出，被他父亲听到，父亲愣怔了一下，用筷子指了指他算是警告。

夏天真正到来的那一天，正格认为是街头的冷饮店开张之日，店里拉一个竹竿撑起来的凉棚，冷冻机嗡嗡地响起来，面朝街的柜台上一只白搪瓷盘里前后两排摆着八杯酸梅汤，圆的玻璃杯上盖着一块方正正的玻璃，都是透明的。

“红红的颜色像红纸化开在里面，那不是酸梅汤应该有的颜色。”到过苏州出差的老王很鄙视儿子喜欢喝这种东西，他在红叶造纸厂喝过正宗的酸梅汤，他的评价是：“太好喝了，是酸梅做的。”正格其实不是老王理解的那样，迷恋酸梅汤已经成为历史，他现在更喜欢冷饮店卖的奶油冰棒、酒酿、八宝饭，只是这些东西都很贵，他要到冷饮店去坐一坐通常只能消费两分钱一杯的酸梅汤，在这些他喜欢吃的东西面前流连一下，然后依依不舍地回家，盘点他积攒的牙膏皮、鸡胗皮、猪骨头或者碎玻璃，想这些东西到废旧品商店能卖多少钱。

这年冷饮店在雨季里的一天开门，几乎悄无声息。正格中午打酱油的时候看到清冷的店里没有一个顾客，他想这样也好，等到他积攒的钱够买一碗八宝饭的时候，才该是生意大好的时候，一堆人在一起吃冷饮才过瘾。

班上同学祁武的哥哥祁文高中毕业，到食品厂做八毛钱一天的

杂工，真是狗屎运，居然给做冷饮的师傅当了下手。祁武劝正格不要再买四分钱一支的奶油冰棒，食品厂的师傅将一袋袋的奶粉倒到桶里后先加一点点凉开水，尝了一搪瓷缸子后会加很多的水，祁文如果再偷喝一点的话还要再加水。如果吃到咸的冰棒要扔掉，冰棒模子是浸在盐水里的，模子漏进了盐水冰棒才会咸，盐水太脏了，黑乎乎的。

正格要祁武去问他哥哥，八宝饭是怎么做的，除了糯米以外都有哪些配料。祁武的哥哥对正格居然有在家里制作八宝饭的念头不屑一顾，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做成的事情，需要的配料太多了。祁武转述时学他哥哥轻蔑的口气：“香精你有吗？凤凰牌的，上海产的。”不过祁武的哥哥答应替正格搞一点，让他找一个氯霉素眼药水的瓶子给他去装。

正格马上在家里翻箱倒柜，家里有很多公费医疗领的药，枇杷止咳膏、润喉片这些是他平时盯着的，眼药水还真不知道有没有。找了半天没有找到，到晚上妈妈下班回来，他在她面前揉揉眼睛说：“眼睛疼，要一瓶眼药水。”妈妈拉他到灯光下面看了看，说是有些红，让他自个去对父亲说，由他从厂医务室给他拿眼药水。

妈妈是逼正格去和老王说话，正格说那就算了，不要了。

第二天中午老玉回来吃饭时将一瓶眼药水拍在桌上，正格吃了一半的饭停下来，搁下饭碗拿起眼药水回房间。他用剪刀剪开眼药水，真的往眼睛里挤了几滴。一会儿嘴里苦起来，他知道，这是眼药水的味道。

上学前他偷偷地将挤空了的眼水瓶吸进自来水洗了好几遍，挤到嘴里尝到没有苦味后为止。

这天没有下雨，放学也早，正格没有和许晓萍她们几个女同学一起去做家庭作业，他也没有和祁武去玩。他要回家吃东西，偷偷地做点自己喜欢吃的。

中午家里的菜是韭菜炒毛豆和冬瓜汤，韭菜他筷子沾都不沾，冬瓜汤里他挑咸肉片吃，就那么薄薄的几片，不够塞牙缝。他没有吃饱，肚子咕噜咕噜的，第一堂课下时就饿了，就开始想回去弄什么东西吃。

脑子里总有圆圆的一团卧在碗里的八宝饭的影子，鼻子里也感觉到甜丝丝的味道，他时不时地忍不住要咽一下口水。

做一碗香喷喷的八宝饭是正格梦想的，在一步步地实现。他翻过家里的橱柜，里面还有一点糯米，他就怕妈妈哪一天突发奇想做糯米粥，夏天里她会偶尔做一两次，放上赤豆和糖。糖放得很少，只一点点，淡淡的甜在嘴里只过一下就没有了，再舔舌头时没有丝毫的甜味。

正格在学校里想好要下一碗挂面吃。回家打开橱柜的抽屉拿挂面时，他闻到一股扑面的食品和潮湿的木头混杂在一起的霉味，他不放心地又打开抽屉下面的那档橱柜门，还好，放糯米的袋子瘪塌地瘫在那里。

有两筒挂面，正格全取出来放到桌上做手脚，用削铅笔的小刀将封口一点点劈开，各抽出两把面条以后再用手指头捻烂了饭粒将封口糊上。做好这一切差不多花了二十分钟，他有些后悔，没有想周到，应该一进门就先打开煤球炉的炉门，将炉火漾起来，那样的话这时候面条都下锅了。

正格把两筒挂面放回到橱柜去，竖着放，恢复原状。瘦了身的挂面筒只会让妈妈下面条的时候抱怨卖挂面的心黑了，筒子做得越来越小。正格这是偷吃，一切要做得很小心，不能露出一丝破绽。老王是管消防的，他不容许正格在家里面动火，怕他将房子烧起来。正格很不服气，班上很多父母双职工的同学在家里都生炉子做饭，人家就没有这份担心。在老王那里没有理讲，他也不想和老王讲。“水火无情！”这句老王挂嘴边上的话是正格顶烦的。

等炉子火旺烧开水的当儿，正格做了一碗佐料，往碗里倒大油的时候没控制好，多了一点。夏天的猪油是化开的，冬天就没有这个麻烦，用筷子想挑多少是多少。他又放了些味精和黑胡椒粉到碗里，甚至还用刀在砧板上拍了一瓣蒜头。挂面下到锅里后正格不时地挑一根尝尝，他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够煮熟。

想不到的是，这时候门被敲响了。他慌忙地将煮面条的铁锅从炉子上移到一边去，把开着的炉门插到底，再将水吊子坐到炉子上。

做完这一切他故作镇定地问一声：“谁啊？”

这时候他才想到，不会是父母亲回来，他们有钥匙可以直接开门，也还没到下班时间。门外答应他的是祁武。

将门打开后祁武神色怪异地跑进来，问家里有没有人。正格说：“我不是人吗？”

正格很不满地打开锅盖又尝了尝面条，他的眉头皱了起来，大概就在应付开门的这段时间，面条在汤里泡烂了。

祁武的书包带放得很长，手护在上面似乎在捂肚子。书包除下来后正格看到名堂，他裤子的门襟旁有一块巴掌大的潮斑。正格很奇怪但没说什么，他要赶紧捞锅里的面条。

祁武从鼓鼓囊囊的书包里拿出一条田径裤头，弯腰放到板凳上开始脱长裤，他边脱边说到大运河游过泳了。

正格扑哧笑了，看到祁武是空心大老倌，里面咣当当的。祁武咂嘴，“大了，水里泡的？”

正格朝那处认真看了一眼，祁武居然脸红了，应声说：“大了，还胀胀的……”

正格没有再说什么，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面条，觉得咸，酱油放多了。随手打开面前的糖罐，抓了一把糖放到碗里。再吃一口，完了，放了糖的面条说不出来的味道，根本吃不了第二口。他还闻到祁武脱下来的裤子有一股青涩的味道，感觉要把嘴里吃的吐出来

才好。

祁武穿上田径裤头以后到院子里的自来水池洗他的长裤子，水好像都冲不干净，他下劲地在搓一块黏糊糊的东西。

祁武有点心虚，挤干了裤子上的那一块后用手抹了抹，对正格说：“晒裤子时在河堤上跑，一摩擦就忍不住冒出来了，真的是忍不住。”

正格其实想嗤笑他，他怎么能够想到是那回事呢？只以为祁武是尿了裤子，白天里尿裤子是很丑的事，比睡觉尿床上要丑。

祁武将裤子晾到院子里的铅丝上去晒，正格看到他拧过的那一把皱得光芒四射。待裤子干的这会儿祁武只能穿着裤头，长衬衫配着短裤头显得有点滑稽。

祁武问正格面条还有没有了，他肚子饿瘪了想吃一点。正格说没有了，就这么一点，他还不够吃。正格其实很想将这碗难吃的面条处理给祁武，就怕他知道自己做的糖面很难吃，就怕他明天会当笑话说到学校去。

祁武鼻子嗅了嗅，说闻到毛豆炒韭菜的味道，他说有个饭团垫一下肚子就好，就不难受了。正格没有吭声，祁武为了达到目的开始威胁，问正格香精还要不要了。

香精当然是要的，正格很不情愿地从饭锅里盛出一团饭放碗里，用筷子夹了一簇菜放上面，韭菜里的毛豆差不多都掉回到盘子里，这个过程祁武一直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。

冷饭就着韭菜炒毛豆挺好吃的，祁武吃得很香，菜没了的时候饭还有一半，他要正格再给他倒一点菜的卤子，正格盘子端到他面前时，他抢过去自己倒了，倒得盘子里的卤子一滴不剩。

看祁武吃得这么香，轮到正格肚子里难受了，他用开水过了一下面条，想去掉里面的甜味，过了两遍水都没有成功，还是甜不拉叽的。趁祁武不在意时他出去倒掉，倒在天井的阴沟里。

回头进屋，正格发现祁武将橱柜里放着的韭菜炒毛豆拿出来吃光了。他说了声：“不得了！老王晚上回来没吃的了。”

祁武说：“教你，要吃就把它全偷吃了。反正这么回事，就一顿打。”

正格端起灶台边上的钢精锅，觉得轻，晃了一下，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。他揭开锅盖举起锅咕嘟咕嘟地喝光了汤，吃所剩不多的几块冬瓜时，惊喜地发现里面还有一片五花的咸肉片，这一片肉他用筷子夹起来在祁武面前亮了亮，吃得有滋有味。祁武将头扭了过去，坚定地不去看他。

正格给炉子换上一块新煤，做面条用了半块蜂窝煤，不能被妈妈晚上回来发现。他每天有一个任务，在快下班的时候打开炉门，待妈妈回来的时候炉火正旺，正好做饭。他做这些的时候，祁武仍然对那片咸肉不服，说明天要他妈妈做梅干菜烧肉。他还咽了一下口水。

妈妈下班一回来，正格就对她说吃过东西了，他强调肚子今天特别饿，也不是中午没有吃饱，就是饿。妈妈没有说什么，赶紧去淘米并洗了两个裹着泥的咸鸭蛋。粥煮得快好的时候，她将饭锅里的一小团饭放粥锅里用铲子搅和了好一阵子。

老王回来吃晚饭时，一坐到桌子面前就发现了问题，他特别讨厌吃粥，说胃会泛一夜的酸水。

正格妈妈说中午并没有少煮饭，只是正格放学回来肚子饿吃了小顿。老王哦了一声，狐疑地望着正格说：“天热了，是不是下河洗澡了？我知道从河里爬上来肚子会很饿的。”

正格摇了一下头，老王一直在打量他的神情，消除了怀疑后警告：“你要是腿痒往河塘上去，再敢下水洗澡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我们家宁愿养一个残废，也不能让你把小命送在河里。”说话间他还站起来将家里的一个很粗的棍子搁到门后面。

坐回到桌上来，老王又变得和颜悦色起来，说正格是长身体了，要正格妈妈从明天起多煮一点饭，隔天要炒一回肉丝，或者煮条鱼。

吃饭的时候，低着头的正格打定一个主意，明天一定要上一趟河塘，或者下一次水。下水是游泳，不是洗澡。你老王不要想威胁我，我偏要去。他又想起狼狗赛猫，他很清楚地记得老王牵它出去的时刻，老王腋下夹着一条麻袋，说是到河边找一块石头放麻袋里，然后将赛猫灌进去扎紧了袋口扔河里。狗通人性，它一定知道要发生什么，一定很难受。它被牵着出门时是赖着屁股的，始终回头看着正格，嘴里呜咽着……

2

进教室见到祁武脸上带着五条黄瓜印，知道他又被老子收拾了。祁武脸皮很厚，笑着说脸上落下的是紫的，该叫五条茄子才对。问题出在裤子上，没有干，被老子发现了。

祁武说他真是冤，穿着游泳的田径裤没被发现，倒让跑马的长裤子暴露了。正格问他跑马是什么意思，祁武坏笑着一言不发，他哥哥祁文和几个一起做杂工的同学在传阅《少女之心》。

《少女之心》是什么书？正格问祁武。

祁武不耐烦了，只说是手抄本，还要正格不要对别人说这件事。

下午放学的时候，正格问祁武今天还敢不敢到运河里去游泳，祁武学样板戏《红色娘子军》里的吴清华说：“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。”

正格说他也要去，祁武有点不敢相信地问：“你这个怕死鬼，真有这个胆子了？”正格说：“我又不是没下过水。”祁武摇摇头说：“我知道你是狗刨式，也就是在河边上扒河底的角色。”

他们将书包寄放到学校附近的小烟酒店里，往河堤上走的时候，正格兴冲冲地走得很快，这样的日子已经好几年没有了。不能下水游泳的夏天，在那些烈日当头蝉鸣鼓噪的午后，他只能想着水里的情景，想到哥哥正翔留下的笔记本里写的：

我站在码头的台阶上，把自己当成一片打水漂的瓦片，用力投射向河里。到河里以后我会潜水，扎深一点让身体浮起来。这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，沉浮之间耳鼓里听到心跳：怦、怦、怦……声音特别强大和有节奏。扑腾一阵子后，翻过身来仰泳，脸上的水滚漾开去，亮晃晃的天空变得湛蓝，或者有一团像自己身体一样轻飘飘地摇摆的云朵，镇国寺塔就在不远的河心岛上，方形的塔顶经常显出一张脸，憨笑着盯在河面上……

老王和妈妈并不知道正格手上有这么一本正翔留下的笔记，这本笔记除了这段话以外并没有写其他的东西。过一阵子正格都要翻出来看看，笔记本已经有一股霉味。他一直想往上面写点什么，觉得空着可惜。

上了河塘，祁武要往北走，说不去御码头，到梁逸湾。他怕他老子到御码头来抓他。

在河堤上走着时，正格总瞄着河里，他有点紧张。

这是大运河苏北的一段，河面宽阔有一百多米，水看不出在流动，只有在水里才能够感受到。水总是往北流的，徐徐缓缓。有逆流而上的轮船懒洋洋地拖着长龙一样的铁驳子，到梁逸湾这个湾子，注定要减速和摇头摆尾。这时是爬铁驳子的最好时机，河里游着的孩子会趁船主不备时跃身上船，上了船以后船主一般就不再对他们怎么样。

正格以前只在御码头那里游过，他只能在河边扒河底打滂滂，使劲地抬起头也就游个两三百米。他一次也没有爬过铁驳子，爬铁驳子据说很爽，可以坐船逆流而上到很远的地方，然后在船上跳水，毫不费劲地顺水漂回来。祁武说要能游过河才能爬铁驳子，他胆大，只要能游到河中间他就敢去爬，要是爬不上去是游不到对岸也游不回头的。在爬上船之前还要憋一阵子，寻找上船的抓手。祁武胆大，他老子骂他骚胆，一定还不知道他胆大到这种程度。那次他要是抓不住船或许就送命了。现在，祁武说他能轻飘飘地游大运河三个来回，脚不沾地的那种，一口气不歇。

祁武大正格一岁，个头比正格高一点，胖乎乎的，眯着双小眼，走路时手掌心朝后，一甩一甩的，正格只要走在他后面就忍不住要笑，而他总是不明就里地问正格笑什么，正格自然不会说原因。祁武是个留级生，他交的作业本漆黑麻花，每一本还被他撕了好几页，老师说看到祁武的作业本就想让他永远留级下去。祁武不怕留级，他老子说再留级就不让他上学了，不上学等于罚人吃肉，祁武说他就等着这天到来。

到了梁逸湾，正格看到人很多，大多是泡在靠岸的地方，露出半边身子，只有稀稀落落的人在河中央游，看到他们的头漂浮在水面上。正格知道在河中央游的人会不时地回头看看，看什么呢？看他们放在石头护坡上的衣服，怕被人家抱走。

梁逸湾这里没有码头，堤坡上栽的紫穗槐灌木被人弄出了一个很大的豁口，祁武在离这个豁口还有一大截的地方钻到了灌木丛里，他让正格在外面等着他。

正格不知道祁武进去干什么，等他的这段时间里觉得脚底下的柏油路面滚烫，他只得站到路边有草皮的地方。祁武磨磨蹭蹭地好一会儿才出来，见正格站在挨灌木丛近的地方，问正格是不是偷看了。正格摇摇头……他又闻到了昨天祁武身上有过的那股怪怪的青

草味。

下到石护坡上，看到脚下有一摊一摊的衣服，正格看到这些衣服总有些为河里游泳的人担心。而祁武东张西望的，说前两次来这里时都看到了苏晴，她在护坡的石块上玩跳格子。她不是来玩的，是找偷着下河游泳的哥哥。她不在水里找，只找她哥哥衣服，海魂衫和长裤打结成一团的衣服，她看到了就抱回家。说到这里祁武咧开嘴笑了，幸灾乐祸的那种笑。苏晴的哥哥和他同过学，见到他就唱：“留级生，吃花生，看到老师，头一吭，见到校长，不吱声。留级生不是人，夹着书包去哭坟……”

祁武衣服脱得很快，见正格愣站着有点奇怪：“你不脱，你不下水？”正格摇摇头说：“今天只看看。下回再说。”

祁武骂正格胆小怕死鬼，让正格替他好好看着衣服。

正格冲着下到水里的祁武后背说：“你屁股真大。”祁武像是没有听到，肥厚的身子灵活地向前一跃，头闷在水里一番迎风破浪的自由泳，到七八丈远的地方回过头来踩水。

祁武的目光在岸上梭巡，在找什么人。正格还没有长那样的心眼，想不到他是在找女同学苏晴。

正格蹲在石护坡上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，想若有一个救生圈多好，哪怕是充了气的车胎也行，能套着那样的东西就可以游过大运河。他非常想到河对岸去看看，据说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湖泊，有很多的渔民在捕鱼捞虾。

他又想到了赛猫，觉得有条棕黄色的麻袋漂浮在水面上。他也想过，老王将麻袋扔到河里就沉了，因为麻袋里压了一块石头。他不甘心这样的情况，觉得赛猫一定会挣扎的，赛猫的力气很大，都能够挣脱老王锁它的铁链子跑出去。

他也不承认自己怕死，哥哥正翔的尸体从河里捞起来以后，头泡得很大，脸肿得煞白，吓人得很，他不怕，偷偷地上去摸了摸哥